出曜經卷第十五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殿

利養品下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芭蕉以實死者皮皮相裹葉葉相連欲求其實終不可得彼樹常冝根生一芽樹便輙死竹蘆實亦然是故說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也士以貪自喪者所謂士者勇猛大將能却外敵内數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將然彼大將愚癡不出衆人之表貪入深陣不能自出於中自喪或復有人内實怯弱外現勇悍設遭戰鬪之日見敵便懼貴賜之際恩在上首調達比丘亦復如是受人信施日致五百釜食自稱勇悍能與結使衆敵共戰反招禍患是故說士以貪自喪也駏驉坐妊死者猶如駏驉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禍既自喪身復殺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調達比丘由此利養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所謂自陷矣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二張

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闍世太子所
施財貨不可稱計然不致果報不獲
其福是謂亦陷他人二罪交集故致
喪身是故說駈驢坐妊死

如是貪无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在地

如是貪無利者調達比丘學致神足
為已招禍設不得神足者其罪蓋不
足言既貪利養不至究竟是故說如
是貪無利也當知從癡生者皆是凡
夫人志不堅固或從正入邪不自覺
知設得信施快自喜慶不慮後緣當
受其報是故說當知從癡生也愚為
此害賢者諸善之法皆是賢人所習
非是愚者所學是故說愚為此害賢
也首領分乎地者謂調達比丘通出
入息起不淨想乃至頂法亦復如是
以其神通貪著利養自陷乎罪是故
說首領分乎地

愚人貪利養　求望名譽稱　在家自興嫉
常求他供養

愚人貪利養者不能明鑒善法句自
興嫉外望供養欲使四部衆隨時致

出曜經卷第十五　第三張　殷

敬是故說愚人貪利養求望名譽稱
者晝夜伺捕國王大臣一億居士稱
豪力勢貪求名稱觀察前意隨飛鷹
適避欲悅彼以獲利養或時在衆虛
誑万端欲現已智獨望尊貴餘者處
卑內懷憍望求被飯食牀臥具病瘦
醫藥餘者不得利養調達比丘所誦
經典六万象載不勝十二年中恒處
巖藪空閑山間持戒牢固如護吉祥
瓶以其貪著利養故所造功德盡為
恚火所燒是故說求望名譽稱也在
家自興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
隨每興忌妬吾今不欲見持行清淨
之人設有梵行清淨人來至我家者
不經日夜暫息便進各還本居復當
生念設欲住者恒之利養是故說在
家自興妬也常求他供養者彼習行
人復作是念我今名在道檢行出人
表當令蜎飛有形之類日來供養求
服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使令餘者不
得其養設見餘人與致利養者懷生
妬嫉如火害藏是故說常求他供養也
勿猗此養　為家捨罪　此非至意

用用何益

勿猗此養者彼執行之人勇猛精進
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樂閑靜思惟
惡露不淨之觀其問思惟善念夫人
處世貪著利養者自增憍惰漸墜亭
罪是故說勿猗此養也為家捨罪者
或在國王長者一億居士比丘比丘
尼沙弥沙弥尼不令諸人知我在某
處家論說神德戒行備具是故說
為家捨罪也此非至意者捐棄惡緣
修无量定設遭遇惡違本誓願所行
事業不自為已是故說此非意至也
用用何益者亦復自隱不令人知我
持戒精進修阿練行一坐一起復不
使知漏盡意解勇猛強記辯才捷
疾智慧无量不欲聞人稱譽已德是
故說用用何益也

愚為愚計想　欲慢日用增　異哉夫利養
泥洹趣不同

愚為愚計想者愚人計想念念與惡
但求他養已行不均在眾人中獨尊
獨貴與致礼敬願令餘者卑賤是故
說愚為愚計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

中直之人眈恚利養戒閑施惠衆德
具足解脫知見无觀不入一切德已具
堪任受養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復能
濟彼是謂續如來種紹繼賢聖是故說
欲惕日用增也異哉夫利養者非法
之義與利養者日損日減非至要處
捨正就危者當知非賢聖道教是故
說異哉夫利養也泥洹趣不同者至
泥洹終其道不同先學俗中妙法
次習賢聖道法以次得須陁洹斯陁
含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泥洹趣不
同也
能諦知是者　比丘真佛子　不樂著利養
閑居却亂意
能諦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養至為
難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猶彼弱草
輪軸不牢載以重載必壞敗車定矣
不疑此亦如是以无戒身受人恩施
必自墜墮惡趣是故說能諦知是也
比丘真佛子者過去諸佛弟子皆悉
成就此德當來諸佛世尊弟子亦當
成就此德云何名為佛弟子耶答曰
四也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

如斯四部弟子一向承佛教誡正使
外邪衆惡化作若干形像来試四種
弟子者終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
以其真實諦故凡夫下劣不得稱為
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稱者以彼人
心猶豫不定故或時承受佛教或
時著外道異學如斯之類不得稱為
佛弟子此賢聖弟子信根牢固一向
承受佛教敬奉三寶此乃得名佛弟子
也或有說者於如来所得无疑信根
是故說比丘真佛子也不樂貪利養
者何以故皆由如来言无二故如佛
契經所說告諸比丘利養甜美为人
惡趣不得至道能離此者可成果證
問曰已得阿羅漢果有何不具而復
修道答曰根門未具分別故於退轉
法當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當
求方便進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復當
求方便至護法人所護法根人當求
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當求
方便至无㝵根人所如是漸進功德
之業猶如不動牢固之行自致无願
无想空定是故說不樂貪利養也闕

居卻亂意者常當五閑淨法一爲善
喜已所得二爲安安止衆生三爲自
守守行不失四爲念念定不亂五爲
待待善去惡所謂欲界者衆亂之原
善求巧便勤求解脫願不生欲界是
故說閑居卻亂意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計數
多被飲食

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爲身命
二智慧命有身命則有慧命設无
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當自護
將育慧命是故說夫欲安命也息心
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己所謂省
己者戒聞施惠是爲妙法若在第一
義便逮須陁洹果斯陁含果阿那含
果阿羅漢果是故說息心自省也不
知計數者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
頭面礼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聽
諸比丘露其形體人間遊化與世殊
異豈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
入聖律違於道教倮形露體者外道
異學尼乾子法非我賢聖法律所應
之行設當我衆倮形遊世者與彼畜

歎有何差別則不知尊卑貴賤文無
宗親復有異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
言唯然大聖聽諸比丘著織髮衣佛
告比丘斯是外道異學所服衣被非
我賢聖法律所容受也愚人當知
著織髮衣者有五瑕穢云何為五一
為臭穢二為難近三為饑虱四為饑
蟣五為熱時佐熱寒時佐寒夫為道
士披僧伽梨者過去諸佛賢聖標式
是故說不知計數也衣服飲食者已
說僧伽梨復說衣被飲食耶報曰所
謂衣被者涅洹僧僧祇支安陀衛欝
多羅僧所謂飲者甘蔗漿黑石蜜漿
蒲桃漿石蜜漿所謂食者食本有五
穄粟麰麥麰麥頭麩正根本食者粳
米為首種種飲食者惡生畏王請一
比丘勅太官與比丘精細飲食令如
吾食比丘食已辭王出外王問比丘飲
食訖耶答曰已訖王意自念比丘所
食必當發惡觀色不悅必然不疑重
請明日更食比丘辭還精舍明日更
來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
已飽比丘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

比丘荅曰如食所食王內興恚吾躬
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復重
請比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煮豍豆食
之食已問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
荅曰如食所食王問道士食好飲食
亦言如食所食得斯惡食亦言如食
所食將有何故願聞其意比丘荅曰

如笮膽蔔華　出油用膏車　臭脂膏致遠
豈貴好以醜　百味食續命　支形得行道
苦酒豍豆食　全命何假彼

時王聞已內自慙愧无顏仰瞻我之所
為極為可恥乃興惡意觸嬈賢聖猶
如愚人不自顧慮便自興意投須彌
山不損於彼而自傷手以小井斗欲
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猶如此自以褊
狹小意量度賢聖王復思惟夫修行
人不自為已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
復不望現身受報今身施好後獲好
報施穢得穢如影隨形是以智者當
清淨施莫懷妄想是故說衣被飲
食也

不自望利　不諂於人　不依他活
守已法行

不自望利者昔諸比丘初學已淺貪
著乞求所在分越得食皆惡麁弊不
甘所遊乞處正使得食或遲或疾意
轉欲退不堪習行內懷憂慼漸興權
詐轉習世法不復論講契經律阿毗
曇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當觀宿緣皆
有果報猶如尸婆羅比丘阿㮈律比
丘功德滿足不求自至餘雖有福不
相為辟能知宿緣有高下者不當興
意起憎嫉心是故說不自望利也不
諂於人者行當專一身心相應外現
愚惑內智勇猛心念口發无所差違
對偽耶意常當遠離昔罽賓國拘
秀鄰羅村時有一人好事諂偽好者
彼有塔寺名婆滕鄰有一比丘恒給
衆僧清淨水此比丘皆欲現權詐伴如
對究集聚阿練比丘皆著百補納衣
其色若干往至彼村與主人相見相
問訊訖各一面坐其人悲泣五體投
地謂諸道士為從何來而至貧家為
從蓮華池來為從他方世界為從神
仙山來意甚愛敬即請諸比丘願明
日於貧家食諸比丘報曰吾等所以

来者正為君一人可令以相造豈得
受餘人請耶雖尒欲求度人之首
良祐福田者斯有尒許人无有過者
即入家内勅諸僕使速辦種種甘饌
飲食有諸神人道士来造我家吾欲
食之時諸比丘報語主人賢士竟為
知不我等涉學積有年歲經行進止
常有法則六時行道不與常同意欲
經行清旦至暮暮達平曉日出則食
不違典律彼衆中上坐入語檀越吾
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飯食諸饌及以
菓蓏一時責来吾當呪願檀越聞已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辦具種種諸饌
飲食授於鉢中別上果蓏前受呪願
復以酥餅蜜和麨別貢上座望道士
食已鉢中遺吾得食之必獲其福比
丘受食呪願已訖問檀越曰頗有甘
漿美飲不檀越報曰如貧家中漿有
數種蒲桃甘蔗石蜜諸漿種種皆有
不審尊者上座為須何漿道人報曰
向所論漿生来不飲初不歷口吾所
聞漿淳清重甘儲在積年味不變者
吾乃飲耳檀越聞已甚恠所以咄咄

禍殃乃罵此變吾生斯念訓諸道
士皆獲六通羅漢清徹今觀其辭
正是大賊檀越尋語道人自少以来
酒不過口豈敢以酒施於道人道人
即以脊勒裹錢語檀越曰家若无酒
可持此錢為我酤来檀越聞已以手
搏耳啑啑甚為可恠何意道士持此
業自隨此諸人等皆是賴譻道士有
何道心即語道人別更使人吾非汝
僕使乃令吾酤酒室賴譻道人吾先
不語墮汝欺中我今終不為汝所誑
比丘報曰止止檀越勿興斯謗吾等
所以来者欲覺寤卿一人耳汝前後
以来費耗財貨施不值主檀越若下
意者聽我說譬喻報曰大佳願欲聞
之可善聽之猶如善射之士百步射
毛時時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
中其的若以地為的而取射者高下
東西南北所射皆著終不失地今此
大衆亦復如是不選擇施者必值真
人若選擇施者時時乃值多有空闕
費而不益大衆之中四果備足四雙
八輩十二賢士皆悉具有欲取踪貴

當誦大海至須弥寶山欲求賢人得
道羅漢者當誦大衆極越明聽更說
一譬開意受持頭者以譬喩自解昔
罽賓邦有一儒士適南天竺同伴一人
與彼奢婆羅呪術家女人交通其人
發意欲還歸家輙化為驢不能得歸
同伴語曰我等積年離家吉凶災變
永无消息汝意云何為欲歸不設欲
去者可時莊嚴其人報曰吾无違處
遭值惡緣與呪術女人交通意適欲
歸便化為驢神識倒錯天地洞然為
二不知東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歸同
伴報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
頂有草名遮羅波羅其有人被呪術
鎮壓者食彼藥草即還服形其人報
曰不識此草知當如何同伴語曰汝以
次噉草自當遇之其人隨語如彼教
識誤成為驢即詣南山以次噉草遇
服人形採取奇珍異寶得與同伴安
隱歸家搵越當知此亦如是愚惑之
人一向直信施求羅漢得道者何曰
可果所在推覔終不可值欲求真人
羅漢者當從大衆索之以次供養必

從賢聖獲果不疑檀越復當明聽昔
佛在世大愛道瞿曇弥親佛夷母以
金縷織成衣奉獻如来佛告大愛道
夫欲施者當詣大衆何爲獨向我耶
吾亦是大衆之一數亦有微分可持
此金縷織成衣往施聖衆如来三界特
尊猶尚不能偏受信施辞讓聖衆不
自專已檀越頗聞此界南城内婆䏲
那寺主給施衆僧求者不乎檀越報
曰久聞消息生年已来不覩其形今
方乃知賢聖之人比丘荅曰前後已
来對僞虗詐誑惑万端侵欺檀越如
我比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若欲設
福當詣大衆所求果報如願尅獲時
彼比丘即説頌曰

毒虵擎持頸　被服虎斑文　行如鵠伺魚
閉塞寂元聲　内元四等心　欺詐於主人
是故離諭諂　以真練精神　如来廣普教
三界廓然明　所以致利養　由有賢聖道
施者忘慳貪　盡心事三寶　是以離欺詐
以法成其性

尒時檀越即從坐起五體投地敬礼
聖衆願受懺悔今蒙潤澤昔所未聞

出曜經第廿三　[illegible]

雖言父母尊長猶不能導引其要趣
賢聖恩永除心結自今已始設當遇
施不問多少盡當諸衆不敢自專今
重自歸願諸賢聖盡為我師當以四
事供養衣被飯食牀臥具病瘦醫藥
是故說不諂於人也不依他活者昔
調達比丘將五百比丘受王重養供
給什物隨時瞻視不失其意與五百
人皆御調達得發利養自无功德不
足為要當己身俗具衆法自發供
養乃可為貴是故說不依他活也守
己法行者法者謂善之法恒念備具
不猗餘人受教授沙門白衣以己內
教授息心今當精勤不失法度恒隨
正法不墮邪部是故說守己法行也
自得不恃不從他望彼比丘不至
正定自得不恃者夫人執德而不見
其德為而不見其為自不恃德幾彼
无德調達門徒己實无德虛受信施
皆與願求獨尊无等是故說自得不
恃也不從他望者調達弟子各立限
制不得共相誹謗稱讃名譽一人不
說逐畜衆外正說无德強說有德是

故世尊告諸比丘各各自守攝意處
攝一切德行不合己則致其殃不致究
竟是故說不從他望也望彼比丘不至
正定者意常使侍有所希望心意
不專不履正行於中終不能得盡要
定意夫人入定要當專意元他異念
是故說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如鼠藏穴
潛隱習教
夫欲安命者所謂安命者衆善普
集闡揚幽玄以為營命非但衣服飲
食而已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
自省者戒聞惠施智慧解脫解脫見
慧而自瓔珞是故說曰少內自省也
如鼠藏穴者夫穴處之蟲恐懼則自固
元所畏懼不為惡人衆生所見侵害衆
為暴火溢水所見燒溺是故說曰如鼠
藏穴潛隱習教者盡是沙門內禁之
法潛居隱處心意遊寂節食知足人
若非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潛隱習教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趣得知足
念修一法
夫欲安命者夫人所少周流四遊

越嶮難逆增艱苦无毫釐之善是故
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食知
止足不廣懃懃設欲得衣被飯食牀
卧具終无榮冀是故說曰趣得知足
也念修一法者云何為一法所謂一法
者於諸善法而悉知足是故說曰念
修一法也
約利約可　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
清潔勿殆
約利約可者謹慎其行不為流邪所
屈設得利養先勸施大衆然後自受
當為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或為國王大臣一億居士家
富長者日夜咨受恒以推讓為先然
後自奉是故說曰約利約可也奉戒
思惟者專意奉戒毫釐不犯出入
行來不失威儀持心修戒如經火難
是故說曰奉戒思惟為慧所稱者諸
有智人志崇高顯恥不上及見有執
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便共稱
歎譽其名德是故說曰為慧所稱也
清潔勿殆者晝夜精勤坐卧經行不
失本業清旦至暮暮逹曉思惟止

觀食息不廢是故說曰清潔勿殆也
比丘三達 解脫无漏 亰知斟識
智者憶念
比丘三達者利根高德无疑解脫棄
八除入是謂一明亦名一達諸漏已
盡是謂二明得諸神通是謂三明復
有說者諸漏永盡是謂一明知所從
生是謂二明自識宿命是謂三明是
故說曰比丘三明也解脫無漏者彼
執行人已去老死死有四義一為結
使死二為陰死三為至竟死四為自
在天死是謂四死三達比丘永降二
魔云何降二魔一者結使魔二者天
魔是故說解脫无漏也亰知斟識者
已身智慧廣普无崖然不與人間周
旋不與知識往反唯有智者乃能分
別是故說亰知斟識也智者憶念者
為諸梵行所見愛敬知其神力信得
自在无所罣㝵是故說智者憶念也
其於飲食 從人得利 而有惡法
從供養嫉
其於飲食從人得利者皆由前身好
喜惠施顏貌端正面如桃華生豪族

家饒財多寶先笑後言和顏悅色神
識了朗聡明智慧高才博學无事不
知所至到處增益法事是故說其業
飲食從人得利也而有惡法從供養
嫉者或有學人展轉相承而得供養
于相法則從一人得養後人効之後
來供養亦不能分別智慧深淺道德
多少有智慧人反更輕慢巧詐虛名
反更恭奉以真為偽以偽為真轉相
是非共興誹謗我智慧中拔出過恙
人波所知淺各伺其便枉煞良善死
者无限令諸智人隱而不出愚惑惡
人在世縱逸是故說而有惡法從供
養嫉也

多集知識　強服法衣　但望飲食
牀臥之具

多集知識強服法衣者或巧偽之人
者補納衣外陽下窮內共同情人鬧
同處受行法步自不離前是故說多
集知識強服法衣也但望飲食牀臥
具者其有清信士女出遊見者皆興
恭敬善心生焉當見之際如華開敷
見日鮮明心意承聽不能去離慾被

人雖被納衣心如狩狼如狸伺鼠无戒
受施不惟道德欺惑世人不以經戒
衆生奔趣如椎甬頹猶渴須飲倮者
得衣心意敬待立望其福謂爲良祐
福田不復是過是故說但望飲食縣
同與也
當知是過　養爲大畏　意取無愛
比丘釋意
當知是過養爲大畏者利養爲病入
骨徹髓死墮惡趣必然不疑多諸恐
畏燚已無安若處人閒多諸危害欲
自防護復无善助往則畏死去則畏
賊是故說當知是過養爲大畏也意
取无憂比丘釋意者或有族姓男女
執信牢固捐捨妻息出家學道剃除
鬚髮著三法衣到時持鉢廣福衆生
得食麁細呪願施家緣是業福盡得
度脫漸少然知識不廣周旋攝疾辯
才應適无方復爲天龍鬼神八部之
衆所見尊待來聽正法受三自歸无
數鬼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故說
意取无憂比丘釋意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爲先

知是不宜嫉
非食命不濟者一切衆生有形之類
依食得全其命或有貪著飲食以其
貪故傷害衆生數千万衆復有衆生
心无慳悋於諸飲食不大慇懃所以
然者皆由起八大人念飲食知足取
支形命是故說非食命不濟也孰能
不揣食者人得飲食便有出入息神
識得定進經行道雖有四食揣食為
先進趣行來皆能成辦是故說孰能
不揣食也夫立食為先者彼修行人
意常觀食食從何來為從何去二分
別由食成果是故說夫立食為先也
知是不宜嫉者或有行人深山隱處
獨樂閑靜顛騂戴一獨无伴侶各住
隻屠亦无徒衆所以不樂貪在世者
見識知微防慮未然患出於對水溢
於原設无對者則我无患是以聖人
教人閑居不處憒閙則无復有憎嫉
之想是故說知是不宜嫉也
嫉先剗已　而後剗人　譽人得譽
是不得除
嫉先剗已者猶如有人没在汙泥不

能得濟拔彼厄難已不能度安能度
人當求方便免濟其厄是故說嫉先
劑已也而後劑人者已既得度復求
方便濟彼未度是故說而後劑人也
學人得學者皆由人心未去是非與
現法報猶如響虛空還下者面不能
計彼音響寂靜无形為人所罵但有
音聲吾可往聽了无形質何為空報
法中攝生喜怒愚人无處自生識想
乎相是非遂致喪亡是故說學人得
學也是不得除愚人執意至死不改
設遇利養計為己有於中生嫉不能
廣及是故說是不得除也

出曜經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